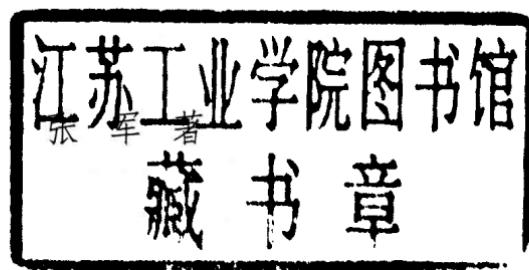


自然的呼吸

张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自然的呼吸



中西文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的呼吸/张军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0

(龙文文丛)

ISBN 7-5059-4675-7

I . 自 … II . 张 … IV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51632号

书 名	自然的呼吸
作 者	张 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封面设计	李贵芳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6.3印张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75-7/I·3654
定 价	15.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三言两语话张军

柴福善

这是张军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

我与他相交日久，总觉他写东西如同他真诚谦逊的为人，写一篇是一篇，从不草率成文，追求的是质，而不是量。怎料不经意间，几年竟也积累这厚厚一叠了。

我展开逐篇读去，宛若他与我对坐，娓娓而谈，便进一步理解了散文确实是心灵的自白。而娓娓来娓娓去，他娓娓的其实就是他自己，要不怎么说散文为作家的自画像呢？

掩卷而思，这些文章富有真情，亲切感人。行文意之所到，笔之所到，“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虽是东坡夫子自道，却又觉在道与张军先生。

如此，我便无须多说什么了。

若再闲话一句，他不仅写散文，而且写小说，花开两朵，各自灿烂呢！

2004年8月2日



目 录

三言两语话张军 柴福善 (1)

大地漫笔

三月春雨	(3)
冬季四题	(5)
花草二章	(8)
行吟村庄	(12)
种 子	(16)
河 咽	(20)
某日下午	(23)
雨中小景	(26)
萧萧落木	(28)
雪 情	(32)
流逝的记忆	(35)
自然的呼吸	(37)
绿色方舟	(40)



自然的呼吸

听 蛙	(45)
鸟 鸣	(47)
长白山行记	(49)
灵动的大连	(55)
金海湖秋色	(58)
四座楼梯田	(61)
老象峰即景	(63)
覆雪的沟河	(67)

生命聚焦

采访手记	(73)
身边的街道	(84)
看守所	(88)
美在过程	(91)
透窗望去	(93)
小物件	(98)
树的随想	(102)
女儿的脚	(104)
凝视瓷器	(106)
拾磨偶得	(109)
放牧蓝天	(112)
人际关系	(114)
精神家园	(118)
夕落遐思	(122)
城市表情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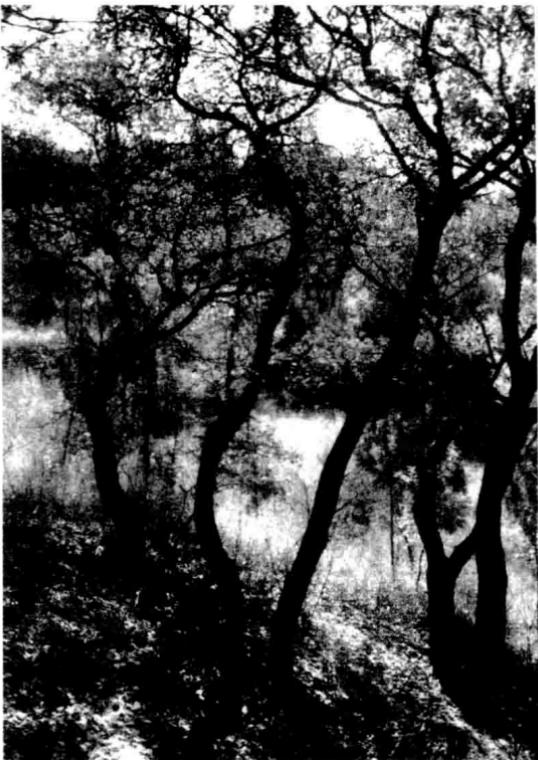
目 录

放弃——人生的智慧	(127)
羡慕	(130)
习惯	(132)
火候	(134)
与石对话	(136)
人生构图	(139)

往事在说

别梦依稀	(143)
荆编	(151)
砥砺	(154)
年味	(156)
读书记事	(160)
农村集市	(163)
桑椹红时	(166)
校园散章	(168)
缘	(178)
毕业童谣	(180)
小院清晨	(183)
乡村事物	(186)
寻常青菜	(189)
屋瓦	(193)
一种牺牲	(197)
后记	(201)

大地漫笔





三月春雨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精炼的总结，冬天的筋骨再强硬，过了春节也被太阳晃软了身骨，明显消去了势头。春节是从冬天迈向春天的门槛，冬天是不情愿迈向春天这扇门的，但它不能改变自己脚步前进的方向。

久违的事物总给人新鲜和亲切的感觉。夏天盼雪，冬天盼雨，总想遥不可及，没想到倏忽间就飘到了身边，雨雪来去不能僭越自然给它们定下的规矩。三月的春雨像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带着几分羞涩，在夜幕外衣的遮掩下悄悄地来了。春雨也许意识到自己来得唐突，它拉上了几片雪花做幌子，春雨的用意让人很明了，这算是冬天对春天的一次交接。

春雨经过了漫长行程，人们惊讶春雨的到来，抬头仰望时，已处于将要扑入大地怀抱的瞬间了，酝酿之艰辛，行程之苦难，全都隐藏在黑色的天庭中，人们见到的只是它欢乐的身影。

春雨是春天先期派来的使者，是大地的贵客，它在大地庞大的客厅里落座，悄声为春的到来做好铺垫。短暂的访问后春雨隐去了身影，却给大地留下了一片温馨。寒冷和风沙将大地的皮肤变得很粗糙，冬天的大地是没有心情打扮自己的，春天的地气等待着这场雨的到来，僵硬的大地蓄势待发。初临的春雨迎合了大



地的心意，三月春雨温柔地梳洗大地每一根毛孔，轻声呼唤着她沉寂的心。雨雪霏霏，空气是湿润的，土是湿润的，树枝是绵软的，潮湿和润泽久久不褪，天是阴的，却给人一种爽快的心情。

大山背阴里的冬雪还没有化尽，冬天还顽固地保留着自己的身影。山的变色，水的变柔，大地的复苏都是悄悄的，春雨在窗外滴答有声，在这响声里桃枝泛红，小草吐绿，沉寂的树木伸了个懒腰。女儿唱着刚刚从幼儿园学到的儿歌：“滴答，滴答，下小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桃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我猛然觉得这儿歌竟是这么熟悉，似曾相识的不只是儿歌，还有久违又常新的春天。

待大地擦上了绿色的胭脂，这春雨便来得大方了。随着春天的成熟，春雨也像脱了壳的蝉蛹，转向夏雨的肆无忌惮，甚至有些专横跋扈。这时的雨没有丝毫温情可言，留下的只是雨后短暂的清新。春雨绵软，夏雨暴戾，秋雨缠绵，雨也是一种事物，有着成长、成熟到衰退的过程。如果拿雨对应人生，春雨就是人幼年

时期灿烂的笑容。
闭上眼，想着春雨的无忧、单纯、可爱，睁开眼，满眼清新。



《首都公安》
2003-3-28



冬季四题

霜 花

风以冰凉的手敲打一夜寒窗。最终，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悻悻离去。拉开窗帘，呀！满窗冰花。这是风伴着主人的鼾声点染在窗上的指画么？一幅充满生气的佳作一夜间发表在窗上了。一道道折耀着晨光的冰凌如母亲绣在鞋垫上的针脚，细细密密。致密的针脚相连相扯，牵出一领山峦、一丛树林、一窗繁星、一弯冷月……

分明是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经典名著铺陈在这一窗之上了。窗花演绎着人物的悲欢离合，结构着情节的起起落落，涵盖了历史的突兀和转折，囊括了万物的精髓与神奇。在那片洁白的土地上寻一方土地落己双足。“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

微熹的晨光在窗上散发着珍珠般的光亮，水银画般璀璨耀目……

太阳升高了，树的枝杈梗叶，山的峦峰沟谷被阳光温柔又不失灵巧的手点上了一团氤氲，从细枝末节洇开，化散……顷刻，满窗水雾。北风呜呜，喧闹中隐起一片沉默，冬在沉默中酝酿着



美丽的篇什。明晨，娓娓讲述又一篇圣洁纯真的冰晶童话。

冰 挂



屋檐上垂下的冰挂，倒立起来的雪的娇姿。

没有人工的穿凿。自然以风为刀，以雪为料，以冬为媒随意构思创意出了一排排破土的冬笋。丝毫

不入主观臆想的自然之作！

天越寒，笋越长。这是冬笋的情怀，冬笋的性格和品质。雪在老屋黑实的脊背上潜去了身影，笋也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经受了风寒的考验，却经受不住太阳的关爱和温暖，在阳光的抚爱下竟唏嘘不已，沛然涕落了。你的柔情注定了你的悲哀，在你付出感情的同时融化的是自己冰心雪骨。

滴水濂濂，如璎珞相扣、瑜珮相连，扑簌落地没入土中。滋润一方土地。明春，那方土真能长出一片笋么？

雾 沫

和雪野牵连成一片的雾霭终于散尽，阳光揭开了遮住那片树丛的一袭白纱。好一丛玉树琼花！一群粉黛已久的北方佳丽闪亮登场了。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柳树的枝条被雾融苏了筋骨，软软款款，在吟春的诗句里聚一身素洁在微漏的晨光中飘扬……苍老的榆树如铁的枝柯直指苍穹，以干为笔，用枝作毫向湛蓝的天空——那块自然铺就的画布素描。

画布上溅进了几滴墨彩，那是小鸟儿清瘦的身影。小鸟叽叽，惊讶这边风景。弹跳穿梭于枝头，鸟儿的欢乐震落了淞晶，簌簌扬扬撒一场雪雨。鸟儿们飞走了。独留无言的老树，彻身冰肌玉骨，貌若参禅悟道的皓首龙钟的仙人。

祥和静谧复又在这透明的林中漫开……

残 雪

残雪是冬天遗落在大地角落里一枚枚缭乱无章的脚印；残雪是被松鼠遗落在树下的一粒粒饱实的松子。残雪又是标志在冬——这个冷美人唇边的一颗明痣。在漫长的冬季，那耐人寻味的痣伸舌可舐。

雪花飘扬时，每朵雪花都落在了自己该落的地方。雪给一切披上了洁白的外衣。美与丑，凸与凹，褚黄与苍翠都被掩盖于身下，四海一色。那是一种壮阔辽远宏大气魄的美啊！雪覆盖的只是外表，事物的本质终归要还原。残雪是本质还原的遗漏。这种遗漏给人遗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如同美神的残臂。

雪因残而美。残雪给人以冬的提示，残雪又给人对春的祈盼。

残雪是冬最后一抹风景……

《苍生文学》2001年4期



花草二章



龟背竹

学着别人的样儿，陋室寒窗下附庸风雅地摆上几株花草。少有几株长得鲜活茁壮。花儿长得不好的原因在主人，闲时想看看，忙了就无暇顾及了，三五天不浇水是常有的事。花儿在我手里就这样艰难地活着。爱花儿的人见了定要切齿。



花中，我喜欢观叶的植物。家中养了龟背竹和海芋。同样是照顾，无形中就有了偏爱的成分。别的花儿，无论生性适于室内还是适于室外，因为有限的空间，统统放到了室外。独这两盆，摆在屋中，占据了不少空间，也遭了妻子不少白眼。“近水楼台先得月”。喝剩的茶根儿、杯中剩水随手就倒入盆中。也许是吃了偏饭的缘故，这两盆花也就比别的茂盛荫翳。

海芋，每到春季，新叶不断从母体中滋出。当嫩叶长大长壮，总有一片老叶蔫黄枯萎，要不断褪去老叶。也许是进行光合作用本能的需要，叶子喜欢倾向朝阳的一方。不光海芋，据我所知，大多数绿叶植物都有这种现象，为保持花形，隔段时间转一次盆。真正养花的人在莳花弄草中能走进物我两忘的境界，体验闲情逸致。我的乐趣不在此。有了比较，更喜欢龟背竹。龟背竹的新叶长出，老叶依旧深绿，如若不是人为剪去，枝叶越来越繁茂。累时，站在花儿前，叶的绿韵成为慰劳双眼的最佳礼物。深裂带有孔洞的叶片如抽象派的画风，给人以独特的视觉感受。龟背竹的叶子何以这样奇形怪状？脑中的问号被自己的一笑解释了。这与鸟儿为什么有翅膀不是如出一辙，自然进化的结果。也许是动植物学家都没弄懂的问题，不愿去想。目光再落到那硕叶上，见灯光顺着上面叶片的深裂和孔洞在下面投下斑斑点点。每叶都有深裂和孔洞，所以即使最下面的叶子也能透过灯光。转念一想，若是阳光呢？

我顿悟，上面的叶子没有凭借自己的位置优势独享阳光，而是通过裂痕和孔洞把更多的阳光透给了下面的叶片。下面的叶片继而传递……这样，所有的叶片都能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新叶可以罗叠，老叶不致衰老。花儿有花的语言，花儿有花的生命和灵性。每片叶子都把更大的发展空间让给了别的花叶，这也是龟背竹能保持很好花形的原因。不像海芋，为争夺阳光，叶子七



零八落。自然与人相通，深思下去竟可得到怡神、悦目、赏心以外的韵致。

第二天清晨，我从菜园挖出两条蚯蚓埋在花盆中，又施了些肥，浇足了水。过了两天，又钻出一片嫩叶。海芋却疏于管理焦黄枯死了。死就死了吧。妻子见我倒掉花土，揶揄说：你也是养花的人！我淡然一笑，有龟背竹一盆足矣。

含羞草

今夏，认识了一种草。种下那草还是在万物勃发的时节，若不种下些期冀总让人觉得有负于春的生机和盎然。寻些花籽，撒于盆中，就安然等待出芽、长枝、开花、结籽，好在一切在企盼中按部就班，一天天发育成形了。看那花儿，矮小的植株上开着几朵淡红的单薄小花。一片片羽状的叶子不规则地支楞在花干两侧，花干布满绒毛和小刺，且多分杈。摆在花堆中犹如躲在诸神脚下的土行孙。是花草总归该有个名字的。请教别人，被指点：“你触那叶了吗？”原以为花草是用来赏的，这情趣难道在“触”上？一试，果然。那长卵型对称小叶儿婴儿小手般折合到了一起。叶柄低垂，又似娇羞少女扯上了蒙面白纱——含羞草，一个诗意的名字装入了我的心中。

花儿美在形式。花枝，或挺拔，或柔曲，或遒劲，或圆润；花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花形，或如丝，或成瓣，或散，或聚，或重叠，或单一。含羞草总该居其一吧。对花观了半天，枉然了。轻轻一触，看那花儿，含羞草，草含羞——一位端庄淑丽的含羞少女立在了眼前。这是含羞草独具的心灵感应和形式以外更深的内涵吧——我感到了一个植物生命的存在。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生命体正扎根于一掬盆土，摇曳娇小的身躯。这两片泛着淡青